

風月

那人總是趕在每晚最後一場放映出現。

「晚上 8 點，酩酊天使。」

「65 塊錢，A 廳，直走後右轉。」

我們的對話僅止於此，剩下銅板落於盤上，此起彼落的撞擊聲啾啾啾響，填補彼此相對無言的空間。

她有著很乾淨的臉蛋，長長的眼尾下墜使眼神自然而然帶了柔情似水的含蓄，也不是出落得有多誇張，屬於學生時代會偷偷注意的同班同學，駐足回憶中的美麗，特別是眼角的一顆痣落於心頭。不過度裝飾，僅在眉眼末端點綴淡妝，雙頰上明顯的緋紅，大約是下班後一路跑來的緣故，身上的套裝都還沒來得及換下，再再敘述著她個人的生活軌跡。

隔著窗，層層海報的縫隙間，只能窺見一點堪比月光純淨的美，僅此一瞬。

「謝謝。」

收過錢，宛若黑夜般漆黑深邃的瞳望過來淺淺一笑，隨即轉身向影廳走去，身影沒落於黑暗之中，窗外月光幾乎同時給烏雲所籠罩。

我們這裡說是戲院，其實不過是家父私人收藏的展示會罷了，洋片與略有年代的三級片，偶爾也有那些得過獎仍乏人問津的偏門作品，父親嚷嚷叫喊著那些都稱作「藝術」。可在我看來電影的本質是要給人看的，賣不出去自然也無人想看，沒人願意看的電影，內容再如何好看多麼高深，也不過是路邊野花，又似蔽帚自珍，同一天進場人數用手也數得出來的空蕩戲院一樣。

雖常說藝術、文學等諸如此類的價值是由心衡量的……若感情無法共通，縱然心底思緒如洪荒一般泉湧翻攪，宛如連同五臟六腑陪葬的粉身碎骨之勢，仍未來得及傳達給夜風，亦無法去往任何人身邊。

走入播映室，打開投影燈並放上膠卷，小小的影廳裡只有女孩一人的身影，相當顯眼，再再凸顯了眼前一片漆黑的寒慘。播映室內同樣孤身一人，戲院也不過是空蕩蕩地掩飾，欲蓋彌彰，如此看來相隔一扇窗，是我們兩人固守的距離，恰到好處的美，即是面對月光也有人膽小地害怕灼傷。

她似乎很喜歡黑澤明，黑澤明的片子一次也沒錯過，想起同樣喜歡黑澤導演的父親，心底思緒是一發不可收拾，合上膠卷轉動時規律的響聲，一下子走地太遠了，遠至海的另一端再難尋回。想像中的海風模糊雙眼，鹽粒沾黏於睫毛之上，細細縫起那與美無緣，始終不懂得如何欣賞的無用瞳孔。

緩緩地。輕柔地。施以重壓。

輕訴愛語的溫柔是毒藥，是延長凌遲的另一種酷刑，眼皮是越加沉重了，閉上眼所看見的又是父親的側臉。除此之外再無其餘光景，也是，畢竟這兒一點光線也沒有。

我與父親的關係說不上好。

他是個極其浪漫的男人，恰恰與不擅言詞的我相反，加諸其對藝術文學的獨到見解，內容有幾分真假姑且不論，風流多情又多才多藝的才子形象已在眾人心中佔據一席之地，不論男女都有父親的追求者，彼此之間針鋒相對甚至大打出手的情形也不在少數。至少在我記憶中，父親嘴角的淺笑是不曾褪去的，眉間挑起昭示他風流本性，抓都抓不住，恰恰如他輕倚窗沿時手叼菸捲的背影，眼神挑過來時線條分明的側臉，煙圈一點一點暈染在斑駁，年久失修而滿是壁癌的牆上，永遠無法確定何時會承受不住頹然傾倒，消散於無形。

他是霧，是湖中月，是轉瞬即逝的涼爽春季，是眾人口中的風花雪月；同時也是我那衣服洗不乾淨，沒一次記得鎖門，連平底鍋都能燒出洞，只懂對我傻笑作陪的沒用父親。我又該拿他如何是好？

實在是沒辦法了，我只得扯起嘴角回應他，笑容笨拙，大概連父親模樣的十分之一都不到。我們便是如此湊合著過日子，僅憑兩人薄弱的血緣連結綁在一塊。我牽著父親的手，好似那纖弱骨感的關節其實只是一條線，輕輕地，幾乎沒有重量，尾端並非完整的人，僅具皮囊相貌的氣球以假亂真，過著與常人無異的生活，倘若放手便再無痕跡可循。

「你長得真的真的很像你媽。」父親總是這樣說，笑起來眼角眯成一條線，眼角的痣莫名令人難以忽視。「一點都不像我，這樣很好，非常好。」

始終沒搞懂父親的話是指好在哪，我只知道他醉了。抽菸如呼吸一般自然的他不知為何卻不常碰酒，一喝醉便會說起那個據說長相奇醜的女性。他們是從小

到大的青梅竹馬，緣分如此奇妙將兩人安排同桌十年之久，而個性風流，處處留情的父親，唯一無法吸引目光的女人，就是我的生母。

「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吸引人的。」倚靠窗邊的他會故作輕鬆地說道，當酒臭同煙味靠在肩頭，深深擁抱我的父親意識模糊之際，說出口的理由又成了「真的很喜歡啊」，也說不出確切的理由。我不禁感到受傷，而後又是一團火燒起來，直指那名素昧平生的陌生女子，一直到不願再想了、累了卻也無法動彈，抱著父親醉倒的身軀緩緩向下。

勉強轉過頭，瞥向熟睡的側臉，漸露細紋的眼角，以及其上長長的睫毛深遂不見其底，隱藏在一絡額前碎髮之中，即為一整夜最濃烈的色彩。

我實在拿父親毫無辦法。

轉眼間，電影主角們又倒在胡亂噴灑繪畫的地板上纏鬥了，本該是鮮豔到刺眼的油漆塗鴉，廣告板一切嵌在螢幕上，望穿眼也看不出一絲色彩。她是哭了嗎？淚珠悄悄滑落，僅止一瞬的曇花，掠過臉龐隨即消失無蹤，只見女孩掏出包裡手帕，撫於眼下，逝去微小的淚珠。

黑色的焦痕起了煙，蔓延開來不需幾秒，主角陰鬱硬派的臉遭純黑所湮沒，又過了幾秒我才意識到膠卷燒起來了。等到小火撲滅後膠卷早已報廢，衝去道歉時她還坐在原先的座位上滿臉錯愕，眼角淚痕硬生生停在半空，來不及隱藏情緒。

「沒關係的，膠卷燒壞了也沒辦法。」提起包包，女孩笑得很內斂。

淚水堆積在眼角收不回亦無法逃離，眼眶紅腫的樣貌映證了方才猜想，她哭了。

實在是不好意思。再度鞠躬致歉，意外地沒有受到任何指責反倒令我更加不好意思，放映室的投影燈尚未關掉，是滿室黑暗之中唯一的光源，投射到女孩所站立的走道上，照亮了烏黑得發亮的縷縷髮絲，宛若戲院獨有的一輪明月，邊緣的少許髮絲調皮的偏離軌道，及肩的捲髮此刻透著光又若陰雨時分的月暈般，不願言明真相。

正要轉身離去的她，到了光芒所照不到的月球陰影，人類觀測所不能及的夢想之地，鬼使神差地，在一瞬的混亂中我輕輕拉住了那纖細的手腕。

「不知道，有沒有什麼辦法對您做出補償呢？歸還票錢，或招待您下次的觀影都可以。」毫無章法，一股腦將想到的字句拼拼湊湊全說了出來。

「搞砸了」三字伴隨必然的失敗瞬間籠罩我卑曲難看的身姿，揮之不去。連抬起頭都不敢喘大氣的猥瑣男性，便是現狀的最佳代名詞，心慌意亂沒能擠出餘力，注意到錯愕的神情之外，眼波流轉中又蘊藏何物。

「那.....您能陪我聊聊嗎？」思考片刻後女孩又是嫣然一笑，再度昭示於刺眼而無從逃避的亮光之前。「只是聊聊就好。」

自古皆言月亮使人著魔，使人瘋狂，蠱惑人心。羅馬人如是說，江戶川亂步亦寫下目羅博士的不可思議犯罪。可每每抬頭望向寂靜黑暗中的唯一光明，此說法是難以使人接受的，只因眼前一切該是何等無瑕而潔白高雅。

直至今刻，耳鳴之間的鼓譟高昂震懾人心，抓不住與生俱來的節拍，腳底堅硬的觸感遂成流沙，方才明白美麗本身也可能是一種罪孽，最為原始的誘惑，天使同樣可能是惡魔的把戲。或許早在未曾察覺之際，我已然成為她的奴隸，俯首稱臣。

「您很喜歡黑澤導演的作品嗎？」

對望半晌，還是女孩先開了口。

「啊，這麼說並沒有特別的意思，只是感覺時常會放映黑澤導演的作品，我自己也是粉絲所以.....」

我們隔著扶手並排而坐，直盯著前方佈滿各式灰濛濛色階的布幕瞧，而不敢直視對方的雙眼，看透彼此極欲隱藏的某些心事，儘管我毫無頭緒，在她心底所起的漣漪意欲為何。

「我知道。」打斷對方略顯尷尬的笑臉，輕輕的話語聲抓不著根。「每次有黑澤導演的片就會看見你。」

「戲院裡的電影都是家父收藏.....真要說起來黑澤導演是屬於我看不太懂的那類。」苦笑著，無法得知面上的表情有多滑稽，看來她也並不在意，難以判斷更為細緻的表情，眼神打著轉，溶於瞳孔中另一方天地。

「您父親.....」

「去世了，恰好一年左右。」我笑道，期望自己的表情沒有任何不自然。

從未想過父親擁有與常人無異的命運，一生如風，捉摸不定的男人竟也有一天，束縛於地面之下，終無天日的黑暗之中，終究是給死亡的影子抓住了。

女孩愣了會，面露驚愕，或許還有著少許的愧疚。「很抱歉，提起您的傷心事。」

「沒事的。」一年過去了，如今我已能平靜的說起父親名諱。「不如說把戲院留給我這種外行人，對客人們可能比較抱歉。」

「其實我也常常看不太懂，喜歡的電影也好，沒有興趣的電影更是如此。」

出乎意料的話自她口中傾吐，只見那眉眼微眯，笑意越深彷彿甘醇，順著月光傾瀉而下，一瞬淹沒了視野，徒留雙瞳中反射的點滴光芒，成了星河大海。

「看不懂所以很有趣啊。猜著、摸索著電影裡的人物會想些什麼，在過程裡，像是電影也屬於我一樣。」

「是我所看見的電影，只有我能全然感同身受，我獨一無二的電影。」

不覺得很有趣嗎？

輕鬆而愜意的笑容結束了天真爛漫的話語，編織成如夢似幻的美景。最終是價值連城的一國珍寶，抑或無人問津的野草雜絮，皆依附在女孩唇上，僅憑一口之言決定所有，那是魔女才做得到的奇蹟，無視常規方能打破現實。明知眼前人已經是個出社會的成年人了，又仿若三歲稚兒，一腳踏在社會與仙境的灰色地帶，是生活在彼得潘小島之上，難以辨明的少女特質。

「妳是剛離開學校的畢業生嗎？」

「怎麼會這麼說？」睜圓了眼，明顯對我突兀的發言感到不解。

「不，就是感覺妳說話的語氣很像現在的大學生，該怎麼說……」思忖了會，琢磨用詞始終找不出更恰當的說法，此刻竟於心中咒詛起自身的嘴笨。「大概是很有夢想的模樣……吧。」

女孩莞爾，不大明顯的笑容浮現在冷色基調的側臉異常明顯。於墨色浸染透徹，深沉至望不見底的黑，隔絕世間紛擾，如此不現實的小小戲院，普通而不起眼的笑容成了聚光燈下主角。「可惜猜錯了，不如說我一直沒法很好地融入校園生活。」

我沒接話，她的笑容沒有任何褪色，自顧自說了下去。

「不論左派右派我都毫無興趣，一丁點都沒有的那種，也提不起任何好奇心。校園裡振奮而起的抗爭聲浪，隔著走廊的窗戶也只不過像場戲，像成群結隊的臨時演員，沒一點真實。」

凝視前方空無一物的屏幕，我有種感覺，好似在介於幼童與成人的模糊地帶，沒來得及長開的女孩眼中，看得見一幕幕上演的個人秀，以生命為名的傳記電影。她是自己小小世界的主宰，擁有與他人截然不同的眼，儘管看出去世界依舊是獨自一人。

「這也能是不主動去傷害任何人，不失為一種溫柔的生活方式呢。」又過了好些會，強光照耀下無所遁形的灰塵也幾乎要靜止之時，總算擠出不成樣的回應。又搞砸了，一開口便為此後悔，那過於魯莽的迎合莫過於最失禮的舉止。

「或許我只是比較自私，不像先生您說的這麼好。」女孩的睫毛很長，聲音則淺淺地，鑲嵌於瞳孔裡的無盡深邃。「不在乎主宰是誰，也不在乎社會如何發展，只想好好過完今天，有時間的話再來看場電影。」

語畢，臉上掛著淺淺的笑，側著身面向我，彷彿在尋求同意似地。我的視線全被耳側那縷隨動作滑落的髮絲給勾去了注意，輝夜姬之美也不得不折服，是如此潔淨而不帶一絲雜念，純粹、活生生的光芒。

是了，便是這張側臉，笑起來時眼角的痣，以及那總是望向遠方，彷彿戀著幻想中的精靈，隨時都能振翅飛翔奔向天空，令我忌妒不已的目光，與父親如初一轍。多麼自私的人，多麼美麗的人。

我回不上隻言片語，那些破碎凌亂的思緒，不堪直白攤於月光之下曝曬，只得臣服，於心底膜拜，與敬意共存、擺盪，不致逆風，粉身碎骨。

「謝謝您。陪我聊了這麼多。」

「言重了，我才是。」

視線掃過手錶，女孩，或者如今看來更似少女的人，落下了今晚最後一抹微笑。並肩緩步跟上，走出了戲院月光仍明，高高掛在天邊勾不著的角落，孤寂的輝映，傲骨清冷俱存的溫柔臂膀彎彎地勾著，如今看來倒多了一絲溫度，眷戀人世間的凡俗紅塵。

微微一鞠躬，我們簡單做別，只得目送那纖瘦嬌小的身影漫步而行，一路穿越公園小徑，背影斑駁在茂密樹林的轉彎處，如同電影裡漸漸淡出的特效一般。

抬頭一看，今夜的月又被陰雲給關上了窗，好電影也該適時落幕。

駐足許久，直至最後也沒能鼓起勇氣，一步也來不及邁開，追上獨留於世的背影，夜空中兀自光明然再無同伴駐足身側的月影。

膽小的我仍害怕赤裸裸的燒灼之痛。